

---

南苏丹： SOUTH SUDAN:

# 战争的代价 THE COST OF WAR

评估持续的冲突所造成的经济和财政损失

---



## 南苏丹：战争的代价

本报告是由前沿经济学、冲突解决中心（CECORE）以及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CPDS）联合准备的。



### 前沿经济学

前沿经济学是欧洲领先的经济咨询公司之一，也是前沿经济学网络的一部分。前沿经济学网络还包括一个总部设在澳大利亚的独立公司。我们运用先进的经济分析，帮助客户做出更好的决策，提高他们的表现水平，并且保持其竞争优势。

[www.frontier-economics.com](http://www.frontier-economics.com)



### 朱巴大学的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CPDS）

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CPDS）于 1997 年作为朱巴大学内的一个学术个体而成立。本中心用作进行跨学科间的学习、研究、教学、培训以及展开针对南苏丹、非洲之角、大湖地区、非洲大陆和全世界的冲突、和平与发展问题的公共对话。

### 冲突解决中心（乌干达）（CECORE）

冲突解决中心是一个始于 1995 年的乌干达非盈利性质组织，它在乌干达、大湖地区以及非洲之角都有项目。本中心的目的在于使男性、女性、社区、组织和机构有能力运用另一种创新的方法有效地改变冲突，以便于促进积极的包容与和平文化。

[www.cecure.or.ug](http://www.cecure.or.ug)



# 目录

前言	4
<b>行政摘要</b>	<b>5</b>
主要发现	5
建议概要	6
<b>1 简介</b>	<b>8</b>
1.1 冲突背景	8
1.2 此份报告的目的	8
<b>2 途径与方法</b>	<b>9</b>
2.1 概述	9
2.2 宏观经济损失	10
<b>3 结果</b>	<b>11</b>
3.1 南苏丹的宏观经济损失	11
3.2 宏观经济损失——区域的影响	14
3.3 南苏丹的非正式经济和区域联系	15
3.4 直接的财政损失	15
3.5 更广义的损失	19
<b>4 结论</b>	<b>20</b>
<b>5 建议</b>	<b>21</b>
参考书目	24
尾注	25

### 前言



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博士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前外交部部长、前国防部长、前总理及非洲统一组织前秘书长。

困扰着这个刚独立的非洲国家人民的杀戮、破坏和骚乱令人深感痛心。这使我们很多人感到悲痛，感到希望破灭。我作为个人来说，为南苏丹人民实现和平与稳定已经是我毕生要做的努力。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无论是我在担任坦桑尼亚大使、联合国常驻代表、坦桑尼亚外交部长和总理期间，还是一直到后来我连任非洲统一组织的秘书长期间，南苏丹问题一直受到主要关注。

在非洲作出了所有的努力后，令人沮丧的是看到去年依然有数千计的南苏丹人民被杀害，并且有将近 200 万人为躲避战争的涂炭而逃离了他们的家园。女性遭到强暴，甚至连儿童都被招募入伍。

更令人感到痛心的是这一死亡人数统计和遭到的破坏是昨日战友今日反目为仇成为敌人的结果。如果他们继续斗争下去，交战双方的领导将要承担破坏南苏丹人民团结的主要责任，而这一令南苏丹人民团结的纽带，正是在他们长期为自由而战的过程中形成的。

非洲和国际社会都为结束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付出了巨大努力，然而悲剧继续上演，这一代价是沉重的。

没有一个金钱上数据或经济上估计能够量化这一场冲突对整个人类所造成的代价。流离失所、饥荒和死亡给南苏丹人民带来的痛苦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但是可以通过估计生产资本和资产的损失、经济活动的减少以及国内生产性活动向非生产性活动的转移来估计直接的经济损失。邻国和整个国际社会的损失同样是惨重的，这包括与南苏丹邻国之间贸易量的减少，以及多年来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联合国维和人员的费用。

在这一份重要的报告中，前沿经济学、冲突解决中心以及朱巴大学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运用它们成熟的经济模型开始估算南苏丹、它的邻国和更广泛的国际社会的直接经济损失。它们得到的结论发人深省。

取决于冲突的激烈程度，在接下来五年内，南苏丹冲突造成的经济损失将达到惊人的 220 亿至 280 亿美元之间。但是如果现在采取行动，在 2015 年确保取得和平（而不是在 2020 年），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的捐赠者，可以通过减少在维和士兵和人道主义援助上的花费而节省约 300 亿美元。这同样意味着那些邻国，如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苏丹、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可以总共节省 530 亿美元。

在非洲的其他地方，激烈冲突的各派能够克服困难建立团结的国家政府，并且从根源解决冲突。我坚信南苏丹的政权领导者以及地区和国际社会能够共同合作，找到一个经过磋商且持久的冲突解决方案。这是可能的。但是，无论是在此地域范围之内或者之外，对冲突双方有影响力的国家必须起带头的作用。

通过进一步说明战争所带来惨痛代价，我诚挚地希望，这份报告将能使政治领导者聚焦在没有立即给南苏丹带来持久和平的情况下随之而来的问题上。与持续的冲突所要付出的潜在代价相比，竭尽全力商讨出一个解决冲突的政治方案似乎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更小、更合算。



### 行政摘要

自 2013 年 12 月开始的南苏丹冲突，已经彻底破坏了大多数南苏丹人民的生活。冲突已经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使接近三分之一的南苏丹人口面临饥荒的危险，摧毁了国家的主要地区。战争冲突是残忍的：杀戮、强暴、强征儿童兵、大规模的被迫迁移以及生计的毁灭。冲突造成的伤害需要数十年时间去愈合。

至今为止，冲突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2014 年南苏丹的国内生产总值预估下降了 15%。

本报告估算自 2015 年 1 月起，冲突的持续将给南苏丹、其周边地区国家以及更广范围的国际社会所造成的额外经济损失。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这场冲突，本篇报告对南苏丹战争所带来惨重代价的估计是保守的。冲突所造成的全部影响，如生态环境的破坏、社会凝聚力的摧毁、性侵犯和虐待儿童所造成的社会心理创伤，是很难运用经济学中的成本收益分析法完整地捕捉到的。南苏丹已经无法承受战争带来的经济损失，况且南苏丹在经历数十年斗争从北部地区独立出来之后，更是没有能力承受又一代人，在一个充满暴力分裂的社会中长大所造成的严重社会代价。暴力冲突持续越久，实现持久和平所需要进行的社会、心理和经济变革的任务就越艰巨。

### 主要发现

尽早采取行动的必要性是这篇报告的主要发现。如果暴力冲突持续的时间更长，它对南苏丹、其周边邻国和国际社会所造成的损失极有可能以递增的速度在上升。

#### 南苏丹的主要发现：

- 如果冲突<sup>1</sup>再持续 1 至 5 年的时间，这将对南苏丹造成约 223 亿至 280 亿美元的损失。如果以 20 年的时间期限为标准来对冲突所造成的影响进行评估，损失将更多：约为 1,220 亿到 1,580 亿美元。
- 战争冲突的人类代价：死亡、饥饿和疾病，对经济也有长期的显著影响。如果冲突再持续五年，仅饥饿对劳动生产力的影响，就意味着国内生产总值将损失了 60 亿美元。<sup>2</sup>
- 如果冲突再持续 5 年，南苏丹在国防安全上的花费要额外增加 22 亿美元。<sup>3</sup> 如果从现在起一年内解决冲突，在国防支出上节省下来的钱能让南苏丹达到国际建议的标准，即将 20% 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上。

#### 相关地区的主要发现：

- 本报告考虑了 5 个国家：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苏丹、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如果冲突在一年内得到解决，而不是再持续五年，那么这些国家可以节省 530 亿美元。
- 这一地区的国家，尤其是乌干达和肯尼亚，可能在安全方面需要大量的财政开销。报告中乌干达的数据表明，冲突导致该国的国防支出约为政府在下一个财政年度用于卫生领域财政预算的 2 倍，这一数额接近用于教育领域的财政预算。<sup>4</sup>

#### 国际社会的主要发现：

- 如果冲突在一年内结束，而不是五年，国际社会通过减少在维和士兵和人道主义援助上的开销，可以节省将近 300 亿美元。<sup>5</sup>

## 建议概要

继续当前的政治参与水平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如果不迅速地结束战争，南苏丹将面临成为一个被内战毁灭的失败国家的危险。更糟糕的是，它可能成为导致相关地区全面冲突的主要发源地。

确保南苏丹不会走上这一条道路就要求非洲领导人在国际社会的全力支持下，采取迅速果断的行动，并且维持这一行动。同样需要为此付出努力的关键利益相关者是南苏丹人民本身。我们必须赋予他们力量，使他们积极地参与到构建他们渴望已久的和平与繁荣民主国家的行动中去。解决南苏丹面临的问题没有捷径。但是如果我们采取一致的行动，南苏丹人民能在大家的支持下让其国家回到和平且更稳定的正轨。

以下建议是为了结束南苏丹冲突，以及保护受到冲突影响的平民所需要紧急处理的事项。这些建议将在本报告第四部分的总结中作更详细地解说。

### 1. 建立一个帮助维护南苏丹和平的国际联系小组。

- 非洲领导人应该考虑利用 2015 年 1 月举办非洲联盟峰会这个机会，请求非洲联盟委员会或联合国秘书长成立一个联系小组，以便于促进为保护平民和战争的迅速结束而进行的协调和讨论。

### 2 为结束战争给冲突双方施加巨大压力，确保双方实施于 2014 年 11 月 7 日举办的第 28 届伊加特首脑特别峰会的决议，并制定清晰明确的停战时间表和停火协议的履行标准。

- 冲突双方应该致力于无条件、彻底且迅速地结束所有敌对行为，并且立即停止招募和动员平民入伍。
- 伊加特组织成员需要采取一致行动，打击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责任方。
- 如果冲突双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且继续升级敌对行为，伊加特组织成员应该采取必要措施直接对南苏丹进行干预，以保护平民、恢复和平与稳定。
- 如果要落实执行伊加特组织的决议，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联合国安理会以及整个国际社会都应该尽一切可能地为执行这些决议提供帮助，以保护平民、维护和平。

3. 坚持采取包容的手段进行和平磋商，以便让所有南苏丹人民都能参与到决定他们国家命运的未來中。

- 在非盟和联合国安理会的支持下，伊加特组织应该继续支持广大的南苏丹宗教领袖和公民社会代表积极地参与到和平进程中，以确保他们在国家重建中起到重要作用。
- 必须确保活动在南苏丹地区的半独立和完全独立的武装组织的参与，以确保他们是任何安全协议制定的参与者，而不是破坏者。

### 4. 确保战后问责机制、和解和愈合过程在南苏丹开展落实。

南苏丹的免罪传统助长了暴行。如果要停止暴力循环，这一传统必须得到处理。

- 任何和平协议都不应该大赦犯下严重罪行的人，而应要求南苏丹在过渡期间公开致力于公正、可靠的犯罪调查，并起诉在当下冲突犯下重罪的人。南苏丹政府应该请求联合国和非盟的帮助，建立一个混合式机制对当下冲突中的重大犯罪分子进行审判。
- 任何和平协议也都应该要求南苏丹在过渡期间建立一个促进真相诉说、调解与愈合的全国性机构。任何一个这样建立起来的机构需要有草根民众的参与，符合当地文化并由社区拥有和主导。
- 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应该尽早公布非盟委员会针对南苏丹进行的调查报告。这一报告也应该用作实施针对性个人制裁的基础，例如在 2014 年 11 月 7 日伊加特组织决议中列出的个人财产冻结和旅行禁令。

### 5. 避免饥荒并满足所有平民的人道主义需求。

到了 2015 年 3 月左右，南苏丹一些地区仍有很高的饥荒风险。据联合国称，南苏丹已经陷入了严重的营养不良危机。预计在 2015 年 1 月至 3 月期间，640 万人将面临食物短缺的危机。若想在 2015 年度过这一危机，需要 18.1 亿美元的资金。<sup>6</sup>

鉴于需求的规模和紧急程度，南苏丹、各援助政府以及人道主义机构应该付出双倍努力，增加人道主义援助。

- 他们应该资助专门的项目，以防止基于性别的暴力（Gender-based Violence）并确保儿童受保护。
- 冲突双方必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通道的畅通无阻。
- 国际社会应该支持联合国在南苏丹（UNMISS）和阿卜耶伊（UNISFA）的维和任务，使其能够重新调整重点、结构和相关人员，以便将平民保护和人权报告方面的工作置于优先位置。

### 中期的建议：

- 6. 需增加南苏丹政府在石油和矿产资源管理及所有财政支出方面的透明度和问责性，以重建其合法性。**

通过与国际社会的合作，南苏丹政府应加紧增强其在矿产资源管理及政府开支的透明度和问责性。这包括广泛公布与石油产业相关的具体数字和财政财务数据。应该鼓励南苏丹相关部门颁布《石油收益管理法案》。

- 7. 一旦恢复了和平，南苏丹在制定和开展专项的复原和发展项目上需要支持。**

所有的复原和发展项目都应该以南苏丹人民的需要和优先需求为主导。这些项目应该更合理平均地分配公共资源，以减少贫困并促进有力的私人部门的出现；集中进行社会与物理基础设施投资以恢复在战争中失去的生计，促进经济增长；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设计执行有效的安全部门改革以及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的项目；鼓励年轻人参与到生产活动中去。

## 简介

### 1.1 冲突背景

2013年12月，当南苏丹执政党——苏丹人民解放运动（SPLM）内部各派长期存在的紧张关系在首都朱巴演变成武装冲突时，南苏丹共和国爆发了激烈的内战。苏丹人民解放军（SPLA）分裂成忠于政府（总统萨尔瓦·基尔）和忠于前副总统里克·马沙尔的两股武装势力。暴力冲突在朱巴的安全部队中迅速蔓延，吞噬了整个朱巴及毗邻地区，数天内就造成了数百平民丧生。<sup>7</sup>关于南苏丹百姓属于哪一个民族或应该与哪一个政治派系结盟的认知分歧导致了众多的暴力事件。与这些暴力事件进展相关的新闻迅速蔓延，在琼莱州、团结州和上尼罗河州等地区爆发了报复性暴力冲突，导致了苏丹人民解放军的瓦解。

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反对派（SPLM-IO）在里克·马沙尔的领导下迅速成立，他们的武装部队威胁要占领朱巴。2013年12月，在结盟民兵组织的支持下，以及受南苏丹政府邀请的乌干达人民国防军（UPDF）的迅速介入下，朱巴可以说依然在南苏丹政府的控制中。<sup>8</sup>2014年1月敌对双方经磋商签署了停火协议，但是为执行这个协议进行的很多尝试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被证明是无效的。

据联合国称，冲突给平民百姓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医院、教堂、清真寺和联合国基地都发生了袭击事件。有理由相信冲突双方都违反了国际人权法和人道主义原则。这包括法外谋杀、强迫失踪、强暴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任意逮捕和拘留。<sup>9</sup>

接近200万人因为暴力冲突流离失所，其中四分之一的人逃离到周边的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苏丹和乌干达。约10万人<sup>10</sup>在联合国基地寻求难民庇护，且对于返回家园感到不安全。虽然没有对死亡人数的官方统计，但是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估计死亡人数在5万至10万人之间。<sup>11</sup>

有报告称，随着旱季在2014年12月的到来，敌对双方再次预备动员为战争做准备。

南苏丹较低的农业生产力和冲突期间人口的迁移以及落后的基础设施结合在一起，增加了人道主义危机的可能性。援助机构的报告表明，全国大约有400万人，即接近约三分之一的人口，面临严重的食物短缺和饥荒的危机。

从经济方面来说，冲突已对南苏丹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表明，2014年南苏丹国内实际生产总值将下降约15%。<sup>12</sup>由于南苏丹大多数的经济活动是非正式的，因此正式的全国性报告对其无法（或不完全）进行统计，至今为止

真正的损失有可能更多。

冲突还对邻国，尤其苏丹和乌干达造成了经济损失。苏丹的损失主要在它产生了依靠南苏丹石油生产收益的缺口以及归因于南苏丹难民的涌入而产生的财政负担。后者大部分由国际社会通过联合国承担（详情见第3.4.3部分）。苏丹和南苏丹之间部分跨境非正式贸易的中断，也给这些地区的粮食安全带来不利影响。

乌干达当局注意到他们2013-2014年的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增长率只有4.7%，低于预期的6%。他们将此归因于南苏丹的武装冲突。乌干达的国外劳工向国内汇款额预计将下降30%，由此可造成乌干达国内生产总值增幅0.2至0.3%的下降。<sup>13</sup>由于乌干达在南苏丹的军事参与，冲突本身增加了乌干达安全费用方面的开支。乌干达2013至2014年的国防安全的实际开支是其预算的111%（不是所有这些超额支出都是由南苏丹冲突带来的）。部分归因于国防超支，其他方面的开支，尤其是水、交通和卫生领域的实际支出都低于预算。

### 1.2 此份报告的目的

除了已经报告过的经济损失之外，这份报告的目的是量化2014年之后南苏丹冲突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冲突所带来的经济损失是政策制定者感兴趣的方面，因为它为了解冲突解决措施（调停、维和等）可带来的回报提供了指导。同时，人们已经承认冲突所造成的人类影响无法完全通过狭隘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完全地展现出来。不考虑经济因素，还有众多的道德原则证明了解决冲突的合理性。

冲突的代价由南苏丹，其周边广泛的地区<sup>14</sup>以及更广泛的国际社会所承担。正如第二部分解释的那样，这些代价呈现出多种形式：

- 宏观经济上的损失表现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减少或者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较预期缓慢所导致的生产力下降。我们预计这一类的损失主要由南苏丹和它周围的邻国承担。
- 直接的安全、维和以及减轻冲突给南苏丹及其周边地区所带来的影响等费用。这些损失由南苏丹、其邻国以及国际社会分摊。
- 更广泛意义上的经济损失无法（完整地）在市场正式交易中体现出来，也因此无法在国民经济数据中完全反映出来。这些损失包括对非正式经济的影响以及对公共产品的不利影响，尤其是对人身安全、健康及环境方面的破坏而造成的损失。



不是所有的这些损失都可以量化，尤其属于最后那一类的损失。因此量化分析的着重点在于前两类损失，并且如果有可能，利用与第三类损失相关的信息对讨论进行补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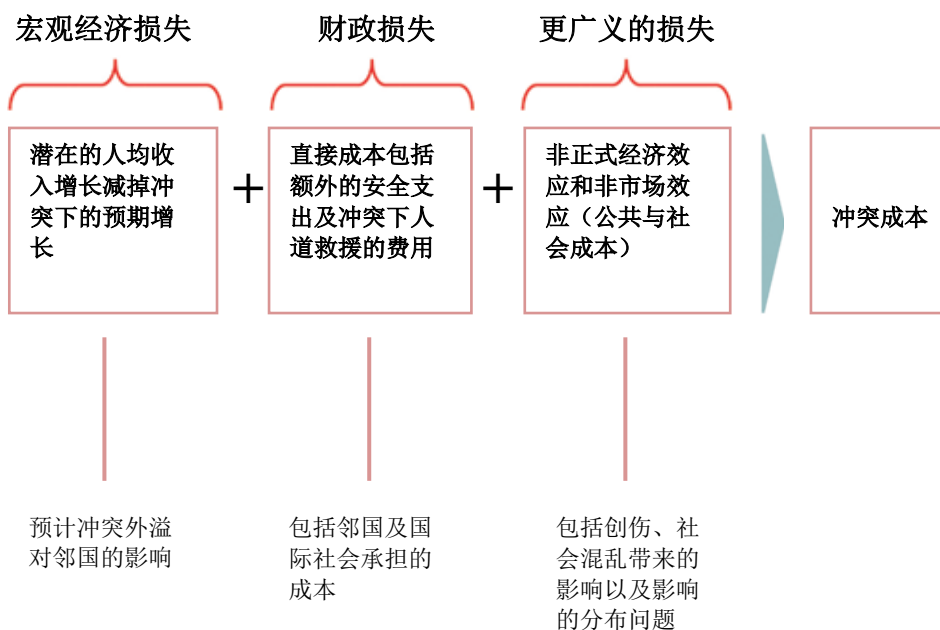
## 2 途径和方法

### 2.1 概述

我们的研究依照前沿经济学（2010）所采用的方法。下图 1 总结了这个方法的主要结构。



2014 年 2 月，上尼罗河州马拉卡勒地区的房屋被烧毁，提姆·弗雷西亚摄。



图表 1：方法总结

估计冲突所造成的损失涉及一个反事实分析。那就是，它涉及到比较冲突中目标变量（如国内生产总值）的预测趋势，并且预估在没有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这些变量的情况。我们把后者称之为零冲突基准。具体的，这一方法涉及：

- 指明冲突得以解决的一个基准情况；和
- 假定情况，涉及到假设冲突的时长和激烈程度。

鉴于本报告的目的，我们考虑以下的情况：

- 基准情况：冲突迅速解决，以在 2015 年恢复经济活动和经济增长。
- 低度冲突情况：当前冲突情形持续到 2015 年底。
- 中度冲突情况：冲突至少持续到 2017 年底。
- 高度冲突情况：冲突至少持续到 2019 年。

我们需要在不同冲突情况下对死亡人数和迁移人数作出假设。关于死亡人数，我们区分开战争直接和间接导致的死亡人数，尤其是因为疾病（反映卫生健康服务的减少）和饥饿（反映食物供应的减少）所导致的死亡。至于直接的死亡人数的统计，我们以目前为止观察到的冲突死亡人数为基准，并且假设每年的死亡人数都复制这一数据。

关于间接死亡人数，我们主要依靠比较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不同冲突所造成的直接死亡人数（与冲突相关的）和总死亡人数。研究所有的冲突得出来的平均数表明，间接死亡人数和直接死亡人数的比率为在 12: 1 到 17: 1 之间。<sup>15</sup> 因为冲突导致的间接人口死亡率很有可能随着冲突时间增长逐渐上升，我们假设在低度冲突的情况下，这一比率为 3: 1；在 3 年后的中度冲突情况下，这一比率增长到 5: 1；并且在 5 年后高度冲突情况下，这一比率最终达到 12: 1。<sup>16</sup> 我们认为这一假设是合理的，因为随着冲突延长，尤其是疾病和食物安全对人类健康造成的累积影响将越来越大。此处假设所暗示的死亡人数与总人口的比率与最近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如索马里饥荒中观察到的这一比率一致。<sup>17</sup>

在下面的部分中，我们将解释研究使用的方法论。这一方法论把基准情况和冲突情况与确定的三种类型的损失分别联系在一起。



2013 年 12 月，平民逃离战火等候在联合国使团在博尔的基地院子外面。（联合国图片，海里克·金伯莱克瑞斯克斯摄）

## 2.2 宏观经济损失

### 2.2.1 整体分析框架

我们沿用前沿经济学所采用的方法论（2010）。<sup>18</sup> 这一方法是按照科利尔提出的理论，通过以下渠道追踪冲突带来的经济损失：<sup>19</sup>

- 毁坏——生产资料和资本的损失，包括私有财产和公共基础设施。
- 中断——冲突和不安全会减少经济活动，例如导致投资者拒绝或搁置投资。运输的中断会增加商业活动的成本。
- 转移——这包括国内生产性活动向非生产性活动的转移。例如，政府把用于社会（如教育和健康）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这些通常可以带来长期经济增长的支出，用在了国防和安保上。企业和家庭可能进行同样模式的支出转移。国内转移也包括资金外流，即把投资和金融资本重新转移到冲突区域以外的地方。这还包括移民。
- 入不敷出——企业和家庭可能会消耗掉所有的储蓄。因为他们对未来的期待值很低，他们宁愿把资产用以满足短期需求上，而不是符合长远利益、更具有生产性质的需求上。

前沿经济学（2010）利用科利尔（1999）的理论研究发现，冲突发生以来的每一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反事实的零冲突情况下低 2.2%。

科利尔和霍夫勒（2004）<sup>20</sup> 发现，冲突后也可能产生反弹效应（和平红利）。这意味着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会比反事实情况高 1.13%。这一更快速的增长实质上反映了经济正在复苏这一事实。例如，经济增长回到了长期趋势下的增长率。两人还发现 5 年内战期间，邻国的平均年增长率比反事实情况下低 0.89%。

### 2.2.2 将分析框架应用于南苏丹案例

以上发现是在大量内战样本的基础上得出的平均估计。虽然它们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出发点，但是仍需要考虑到南苏丹的特殊情况。由于石油对南苏丹经济起主导作用（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60%）<sup>21</sup>，任意一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都将受到石油生产的巨大影响。2012 年的石油停产，使那一年南苏丹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 45%。据报道，2014 年石油生产受战争影响减少了三分之一，从每年 9,000 万桶减少到 6,000 万桶。<sup>22</sup> 如上文提及，2014 年南苏丹国内生产总值预计下降 15%。南苏丹国内生产总值明显对石油冲击很敏感，这表明研究的关键点在于合理地估计冲突对石油生产造成的影响。

### 流动效应与资产储备效应

之前所描述的石油中断带来的影响为流动效应——冲突期间石油生产中断，之后又预计回归到如 2013 年所见到的高水平。实际上，油田开采石油的速度在冲突期间减缓，但是当冲突频率下降时，它又恢复到正常或更高水平。一种更严重的中断形式是石油资产的毁坏，其中包括油田的烧毁。在这样的情况下，冲突后生产恢复会更加困难，且导致冲突所造成的损失影响时间更长。

我们假设冲突期间的每一年，石油生产将维持在 2014 年的水平，即约每天 160,000 桶。2014 年的石油产量下跌，导致国内生产总值一次性下跌接近 15%。随着此次下跌，我们估计冲突后的每一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将趋于稳定。增长速度的推断首先是在零冲突情况下的增长率为基础，然后将之根据科利尔（1999）计算出的百分比效应进行下调。

当冲突停止时，我们预计石油生产能恢复至 2013 年的水平，例如达到每天 220,000 桶。这是一个保守的估计，鉴于南苏丹预期的最高产能为每天 340,000 桶。石油生产恢复到每天 220,000 桶，可促进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在当年一次性上升，使 2014 年因石油生产中断而导致的经济震荡得到补偿。至于反弹能否完全补偿 2014 年的经济损失（大约为 15%）则取决于石油价格。如果油价低于 2014 年，则反弹尚不能完全补偿当初的损失。<sup>23</sup>

最后我们模拟计算在冲突情况下石油资损毁而造成的影响，即假设石油产量在冲突结束后也不能达到冲突前水平。这也就是说，冲突结束后不会出现反弹效应。

## 3 结果

### 3.1 南苏丹的宏观经济损失

#### 3.1.1 基准情况

正如已经观察到的那样，我们把与偏离基准情况的差额列为损失。本研究的基线情景是，在冲突于 2015 年年初结束的前提下，南苏丹的增长路径。要确定像南苏丹这样崭新且脆弱的国家会遵循怎样的增长路径需要面临诸多的挑战。我们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展望数据库中对于南苏丹的预测作为出发点。这一预测持续到 2019 年。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上，我们假设了以下情形：

- “正常”的基准情况，这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到 2019 年的预测一致，且假设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保持年均 3.3% 的增长直到 2035 年。这是一个相对保守的预测，并且反映了南苏丹的增长路径可能会继续受到不同来源的脆弱性所限制，其中包括薄弱的政府治理、内部的不稳定和区域紧张的局势等。
- “和平增长的情况”：在这种假设下，安全与和平的局面得以实现，并且长期来看，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趋势增长率是上面描述的基准情况下的 2 倍，约为 6.6%。我们认为这一假设是合理的，因为根据非洲开发银行的研究，南苏丹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可达到 7% 至 8% 之间。

#### 3.1.2 冲突情况下

我们模拟了五种冲突情况：

- **低度冲突情况 1**：在这种情况下，当前冲突的激烈程度一直持续到 2015 年年底。从 2016 年开始趋于稳定，石油产量恢复到冲突前每天 220,000 桶的水平。
- **低度冲突情况 2**：在这种情况下，冲突同样地将持续到 2015 年年底，但是石油生产直到 2017 年年初才会回到冲突前水平。



- **中度冲突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现阶段的冲突将持续至 2017 年年底，但是因为持续的不稳定，石油生产直到 2018 年年初才会回到冲突前水平。
- **高度冲突情况 1：**在这种情况下，当前的冲突水平将持续到 2019 年才减弱，石油生产直到 2021 年，冲突结束 1 年后才回到冲突前水平。
- **高度冲突情况 2：**在这种情况下，目前所发生冲突的激烈程度一直持续到 2019 年年底，假设从 2020 年起，石油生产受到资产损毁的限制无法恢复到冲突前 2013 年每天 220,000 桶的水平。石油生产维持在冲突期间（每天 160,000 桶）的水平直到 2025 年才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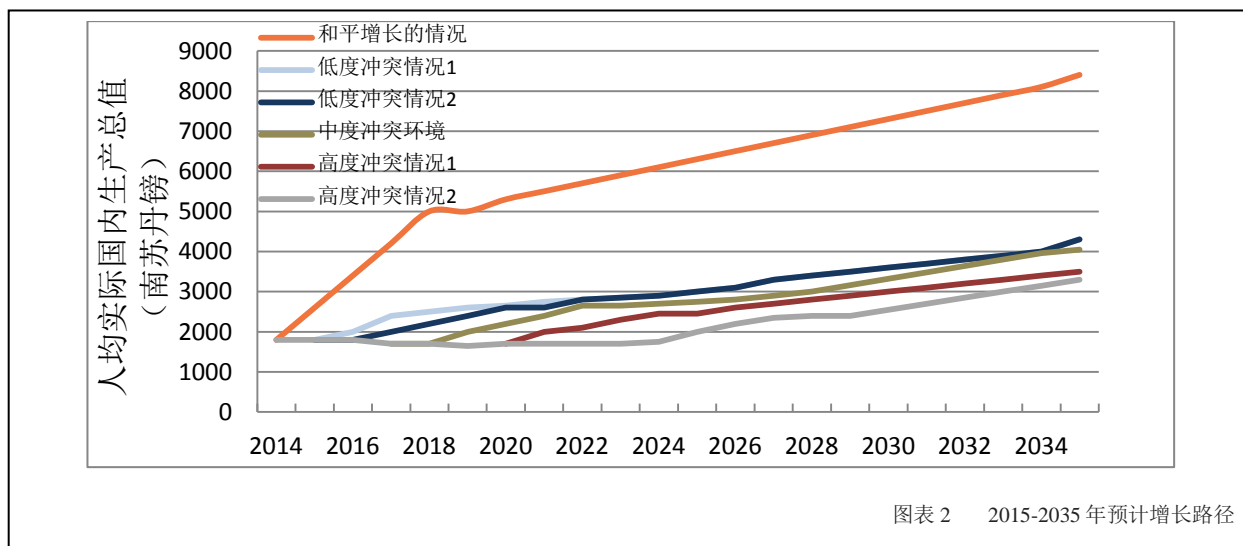
我们要强调的是，模拟是基于未来五年内的冲突情况而进行的。研究结果还需要考虑到冲突可能会对南苏丹更长期的增长路径产生影响。

### 3.1.3 结果

在两种基准情况和冲突情况下的南苏丹经济增长途径如下图所示：

结果表明冲突每延长一年，冲突所造成的损失迅速增长，尤其是相对生产中断而言，冲突延长导致的资产损毁增加了战争对经济造成持续破坏影响的可能性。结果还表明冲突所造成的损失也应被视为丧失的增长机会。

当把冲突的情况与高增长的情况作对比时，所呈现出的巨大损失说明了这一点。后者反映了南苏丹在充分利用其资源的情况下可获得的增长机会。



每一种冲突情况与基准情况的偏差代表预计的冲突损失。表格 1 和表格 2 展示了这些结果，而这些结果都是以累积、净现值（net present value terms）的形式表现。

很多因素表明了经济存在严重下滑风险的可能性，即冲突的损失额度比模拟研究中所描绘的要大更多。这会在下面章节有所描述。

表格 1.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损失的净现值  
(与“基准情况”相比较)

冲突情况	十亿美元为单位		损失占 2014 年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5 年	20 年	5 年	20 年
低度 1	1.8	2.0	15%	17%
低度 2	3.4	3.7	28%	31%
中度	6.7	14.8	57%	124%
高度 1	7.7	27.5	65%	231%
高度 2	7.7	38.1	65%	321%

来源：前沿经济学



表格 2.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损失的净现值  
(与“和平增长的情况”相比较)

冲突情况	十亿美元为单位		损失占 2014 年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5 年	20 年	5 年	20 年
低度 1	22.3	121.8	187%	1024%
低度 2	23.9	123.5	201%	1039%
中度	27.2	134.6	229%	1132%
高度 1	28.2	147.4	237%	1239%
高度 2	28.2	158.0	237%	1328%

来源：前沿经济学

### 3.1.4 受债务动态影响

石油收益预计约占 2014 至 2015 财政年度预算收入的 70%，且在部分时期内高达 98%。<sup>24</sup> 石油收入的不足通常以削减财政支出、累积国内债务和外债来进行弥补调整。关于财政支出削减的问题将在第 3.4 部分与国防支出挤占社会领域支出的可能性结合在一起，进行更详细地说明。

债务累积会对冲突后的经济增长造成严重的潜在影响。国内债务会挤占国内借款，减少私有投资。渐渐地，外债的累积（债务积压）会对经济增长造成消极影响。对严重负债国家中债务与增长活力之间关系的研究表明，一旦它们的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超过了约 45%，该国增长率就会每年减少 0.5 个百分点。<sup>25</sup> 南苏丹当前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约为 6.5%。

### 3.1.5 受人道主义形势的影响

正如报道的那样，冲突带来直接的人命伤亡，并间接地增加饥荒和疾病风险，这都将造成即时的社会影响。除了这些问题本身的严重性之外，它们带来的人道主义效应会造成可估量的宏观经济损失。

单独考虑饥荒的问题，饥荒的宏观经济损失通过以下几个渠道显露出来<sup>26</sup>：

- 饥荒会造成劳动生产力的即时损失。
- 长期影响主要是指人类发展过程中儿童营养不良造成的影响。这些影响包括死亡率的增加，这以经济形式表现为生产劳动力的减少。这些影响还包括长期的生产力影响，反映在身体发育不良（发育迟滞）和教育水平低下等问题。此外，还有可能会产生直接的财政影响，如教育和卫生预算将承受着更重的支出负担。

鉴于生产力增长对解释非洲经济表现的重要性，仅饥荒的损失所造成的生产力影响就十分显著。<sup>27</sup>

目前存在很少直接的实证研究，是关于饥荒通过影响生产力而造成对经济增长的即时作用，因此我们无法估计出每一种冲突情况下饥荒所造成的损失。但是，这些损失也有可能一定程度上反应在了第 2.2 部分中提到的每年 2.2% 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损失。

更多的研究是关于饥荒造成儿童营养不良的长期影响。其中一个报告发现，以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国家（埃及、埃塞俄比亚、斯威士兰和乌干达）为样本，生产力下降所造成的损失（主要因素），外加卫生和教育领域的损失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 到 16.5%。<sup>28</sup> 其他研究曾引证，对生产力的负面影响可使年国内生产总值折损 3% 或 6% 至 10% 之间。<sup>29</sup>

很难精确估计南苏丹的这些损失，用以下方法可以得到一个粗略的损失估计。

- 我们主要关注儿童营养不良带来的影响，即冲突增加了食物短缺的风险，在冲突期间年纪不超过五岁的儿童患营养不良的风险增加了。
- 当身患营养不良的这一群人到了可成为劳动力的年龄时（假设为 15 岁），其影响就会变得十分显著。
- 在低度冲突的情况下，我们模拟以上影响使 2025 年至 2030 年间年国内生产总值损失 3%。根据上述引用的数据估计，这看似是合理的。其结果相当于增加了净现值约为 12 亿美元的损失。
- 在中度冲突的情况下，我们模拟以上影响使 2025 年至 2033 年间年国内生产总值损失 6%。其结果相当于增加了净现值约为 40 亿美元的损失。
- 在高度冲突的情况下，我们模拟以上影响使 2025 年至 2035 年间年国内生产总值损失 10%。这相当于增加了净现值约为 60 亿美元的损失。

需强调的是，这些结果与第 3.1.3 部分中的结果相互补充。考虑了以上模拟情形，总计损失为每种冲突情况下的损失，加上模拟情形下饥荒所造成的损失。

## 3.2 宏观经济损失——区域的影响

这部分将估计南苏丹内战对邻国所造成的影响。据估计，如果一个国家历经5年内战，这个国家的邻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在同样的五年期间，每年减少0.89%。<sup>30</sup> 在以下列出的情况下，这一方法将用于估计南苏丹内战对它邻国造成的潜在影响。

根据南苏丹冲突的具体情况，我们对这一方法进行调整：

- 对于乌干达来说，冲突的爆发导致很多乌干达居民从南苏丹回国，汇款因此也相应地减少。当前冲突爆发后，至乌干达的总汇款额预计减少30%，这意味着乌干达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将相应下降0.2%至0.3%。<sup>31</sup> 因为这种影响已经发生，我们没有模拟向该国汇款在未来继续减少的情况。正式贸易流量据称尚未受到冲突的严重影响。
- 至今还没有太多关于南苏丹冲突对其他邻国造成宏观经济影响的报告（对比下，很多南苏丹邻国因大批难民的涌入遭受了直接的财政损失——见第3.4.2部分）。
- 根据上述的研究，冲突显著的影响有可能在一段时间后才会出现。因此，我们把模拟的重点放在中度和高度冲突的情况下。

### 3.2.1 情况描述

- 中度冲突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假设南苏丹内战对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有着微不足道

的影响，但是对苏丹和乌干达有显著影响，使两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在2015年至2017年间年均下降0.89%。

- 高度冲突情况 1：**假设南苏丹的冲突从2015年持续至2019年。在这五年冲突期间，南苏丹内战的区域性影响造成其邻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每年下降0.89%。在这一情况下，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苏丹、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的经济都会受到影响。
- 高度冲突情况 2：**假设南苏丹冲突持续到2019年年底。自2020年起至2021年，南苏丹与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苏丹和乌干达之间的经济活动持续低迷。由于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和不确定，直到2021年，南苏丹每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下降0.89%。冲突对南苏丹以及相关邻国经济关系的影响意味着，贸易和区域经济的稳定性直到2021年才能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届时冲突将不再对国内生产总值造成损失。

### 3.2.2 结果

表格3展示了在上述每一种情况中，自2015年后国内生产总值的损失（如，五年的情景估计了2015年至2019年生产总值损失）。在每一种情况下，我们假设内战结束后经济增长率在短期内变高，而每个国家在十年后都恢复了基准情况下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表格 3. 区域影响，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损失  
(十亿美元为单位、损失占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中度冲突情况		高度冲突情况 1		高度冲突情况 2	
	5年	20年	5年	20年	5年	20年
埃塞俄比亚	0 (0%)	0 (0%)	3.39 (6.8%)	9.30 (18.6%)	3.39 (6.8%)	15.07 (30.2%)
肯尼亚	0 (0%)	0 (0%)	5.69 (9.1%)	14.92 (23.8%)	5.69 (9.1%)	24.33 (38.8%)
坦桑尼亚	0 (0%)	0 (0%)	1.71 (4.7%)	4.72 (12.9%)	1.71 (4.7%)	7.60 (20.8%)
苏丹	0.77 (1.1%)	1.5 (2.1%)	1.01 (1.4%)	2.79 (4.0%)	1.01 (1.4%)	4.49 (6.4%)
乌干达	0.94 (3.6%)	1.91 (7.3%)	1.16 (4.5%)	3.18 (12.2%)	1.16 (4.5%)	5.18 (19.8%)
总共	1.17 (1.0%)	3.4 (1.9%)	12.96 (7.4%)	34.9 (19.9%)	12.96 (7.4%)	56.7 (32.3%)

来源：前沿经济学

每种情况下，国内生产总值是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预测进行计算的，并用之作为模型的反事实基准直到 2019 年，之后这一模型假设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直到 2035 年每年增长 3.3%。

从上面的数据可看出，在“高度冲突情况 2”下，南苏丹冲突对其周边区域<sup>32</sup>造成的损失约占此区域总年均国内生产总值的 32.3%。作为南苏丹最大的贸易伙伴，肯尼亚和乌干达尤其受到严重影响。



2014 年 7 月，团结州，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本提乌平民保护中心。  
图片来源：约瑟夫·埃斯提/国际关怀

### 3.3 南苏丹的非正式经济和区域联系

以上估计是基于南苏丹和其区域伙伴间的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官方正式估算而得出的。然而，76% 的南苏丹家庭依赖自给性的生计活动，非正式贸易在南苏丹占主导地位，且大多数的经济活动是未被记录的。<sup>33</sup>

相关数据表明，南苏丹和其四个最重要的区域伙伴——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苏丹和乌干达间的经济贸易在近年内明显增加。在 2005 年至 2008 年间，仅乌干达对南苏丹的出口额估计从 6,000 万美元增长到 6 亿 3 千 500 万美元。<sup>34</sup>

如今南苏丹内战对乌干达与其之间的投资和贸易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由于乌干达贸易商面临的不安全因素增加”<sup>35</sup>，两国间贸易在 2009 年停滞不前，而到 2010 年，两国间贸易更是下跌。在南苏丹全民公决期间，愈加不稳定的局面使贸易额进一步下降。由于跨境贸易极易受地方安全状况影响，内战的爆发很有可能进一步减少贸易量。<sup>36</sup> 据恩古吉（2010）分析，南苏丹 77% 的贸易商都来自女性主导的家庭，而跨境贸易是这些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这意味着南苏丹和乌干达之间贸易量的减少，可能会影响南苏丹最弱势的群体。<sup>37</sup>

这些观察表明，本报告的数据模拟以官方正式的国民经济数据为基础，很有可能低估了冲突所造成的真正损失。同样也没有考虑到损失的分布影响（如在非正式经济贸易中性别因素的影响就说明了这一点）。

另外，乌干达和南苏丹都是内陆国。两国间的贸易对它们的经济都有重要影响。尤其当南北苏丹两国间持续的紧张局势和暴力冲突限制了南苏丹与北面邻国苏丹的经济贸易。而且，虽然南苏丹与中非共和国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接壤，但这两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位列世界倒数第一和第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4），因此其与乌干达之间的经济贸易就变得更为重要了。根据保罗·科利尔和斯蒂芬·康奈尔的理论，如非洲内陆国的其中一个邻国经济增长 1% 的时候，其自身经济将获得额外 0.2% 的增长，而当邻国经济下滑时，则会对内陆国造成相应更大的消极影响。鉴于南苏丹和乌干达对对方经济的重要性，它们受到的这类影响更为巨大。<sup>38</sup>

### 3.4 直接的财政损失

#### 3.4.1 南苏丹的财政损失

冲突对南苏丹的公共财政有双重影响。在财政支出方面，相对于和平局面来说，冲突增加了用于国防和安全方面的花费。冲突也会带来大量人道主义以及冲突后基础设施重建的支出需求，尽管这些支出很大程度上会由国际社会承担（参照 3.4.3 部分）。

在预测因为冲突所增加的军费支出时，我们考虑到了在冲突前，国防支出占总支出的很大一部分。在 2012 至 2013 财政年间，国防支出高达 28%。这反映了南苏丹在独立后对国防安全方面的忧虑。为了确定当前冲突所造成的影响，我们首先观察发现，2013 年至 2014 年军费的实际支出约为 36 亿南苏丹镑（预算支出为 31 亿的南苏丹镑）。2014 至 2015 财政年的国防预算恰好低于 40 亿南苏丹镑。这些数额分别约占 2013 年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 8% 和 2014 年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 11%（后者反映了国防开支的增加和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与其他冲突国家相比，南苏丹的国防开支所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较大。其他冲突国家在内战期间，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5.2%，冲突后约占 4.7%，和平时期约占 3.3%。<sup>39</sup>

预估冲突造成的国防开支增长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即把增长的军用开支看作是 2013 至 2014 财政年（即冲突爆发前）的 31 亿国防预算与 2014 年至 2015 财政年（即冲突期间）的 40 亿国防预算之间的差额，约为 9 亿南苏丹镑。

用这个方法，我们发现在低度、中度和高度冲突情况下，国防开支的增长分别约为净现值 2.9 亿美元，10 亿美元和 15 亿美元。



以上估计假设一旦冲突平息，国防开支将恢复至冲突前水平。另一个方法为，假设在没有冲突的和平情况下，国防开支与已知例子中冲突后国家的平均水平（即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7%）相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假设南苏丹局势稳定，且其军用开支到 2018 年将逐渐下降至 4.7%。对比下，我们假设在高度冲突的情况下，国防开支在冲突期间保持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0% 的水平，且再需要一个五年时期才能恢复至约 4.7% 的水平。利用这一方法，我们得到估计损失达到**净现值 22 亿美元**。

冲突还对南苏丹的财政收入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因为南苏丹十分依赖石油收益（约占 2014 至 2015 年财政收入预算的 70%）。而这一收益将受到石油生产中断的影响。财政收入受到石油收益减少的冲击以及国防开支需求上的压力，将限制分配到如教育、健康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资源。而这些领域恰恰可直接刺激经济长期增长，对满足人类发展需求至关重要。预算数据显示，分配在教育领域的开支占公共总开支的 4% 至 7% 之间，这远远低于国际社会建议的 20%。<sup>40</sup> **通过避免中度冲突和高度冲突的情况而实现财政节省，可有助于南苏丹在下一个财年达到国际社会建议的教育财政支出标准。**

最后要强调的是，资源收益的冲击使政府难以实施稳健的财政管理并使现有的薄弱点恶化。政府已经意识到松散的财政纪律会导致国内债务的累积。这包括大量还没精确量化的国内拖欠款。在财务部长的财政预算案演词中，他承认国防需求上的开支是通过向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贷款进行融资的，而这些贷款是以南苏丹未来石油收益为担保的。<sup>41</sup> 他还说，按照《石油管理法案》中的规定，原计划将石油纯收益的 25% 分配给“石油收入稳定基金”和“后代基金”的条款也将推迟落实，以便把资金用于满足当前的需求上。<sup>42</sup> 这些事态的发展进一步说明，冲突是如何将资源减少用于社会生产的领域，并无助于经济管理水平的提高。



2014 年 1 月，联合国警察在朱巴难民营采取安保措施。联合国图片/艾萨克·比利摄。

### 3.4.2 区域邻国的财政损失

#### 苏丹

南苏丹冲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对苏丹造成了直接的财政损失：

- 2012 年 9 月，苏丹和南苏丹当局达成一个有效期至 2016 年 3 月的协议。协议规定南苏丹向苏丹支付运经苏丹的石油费用。费用包括加工费、运输费和中转费。这些费用都按每桶石油的一个指定价格进行计算。石油产量的下跌，使这些支付的费用面临减少的风险。南苏丹同意在协议生效期间内，给予苏丹 30.28 亿美元的“有限支付”（称为过渡财政协议，或 TFA）。
- 大批来自南苏丹的难民涌入可能产生人道主义需求。尽管这主要由国际社会负担，但还是会产生与安全 and 维持法律秩序相关的额外费用。

根据本报告中与石油生产相关的假设，即比冲突前水平每天减少约 60,000 桶，以及预料中的加工费、运输费和中转费，苏丹在协议的剩余期间（即到 2016 年 3 月为止）预计将遭受约 3 亿美元的财政损失。如果 TFA 的余款支付因为不可抗拒因素而暂停，这一数字可能会更高。2016 年以后，财政损失的多少将取决于苏丹和南苏丹商讨的后继协定。



### 乌干达

冲突爆发后，乌干达于 2013 年 12 月在南苏丹部署了军队。我们不知道这次部署的具体费用。2014 年 6 月<sup>43</sup> 报告称，军队部署费用约为 6,500 万美元，且是通过补助预算进行支付的。<sup>44</sup>

2014 年 10 月，报告称乌干达与南苏丹政府达成了一项为后者购买武器以及其他军事装备的协议。<sup>45</sup> 关于这个协议实施的具体实施细节尚不清楚。

乌干达在南苏丹部署的军事行动没有明确的时间表。上文引用的 6,500 万美元年花费是一个保守估计，因为它反映的是冲突早期的行动，在与这一数据保持一致的基础上，可以看出军事干预会占用大量的国家资源。其年度花费约为政府在健康领域发展预算总和的 2 倍，并略高于在教育领域的发展预算。<sup>46</sup> 2014 年 10 月达成的协议是无限期的。这一性质使冲突对乌干达造成的直接财政损失增加的可能性变大。

乌干达还是南苏丹难民的主要接纳国。联合国难民总署（UNHCR）估计将近 125,000 名来自南苏丹的难民在乌干达接受人道主义救济。由此产生的大量财政费用大部分将由国际社会承担。联合国难民总署估计，从 2011 年至 2014 年，应对来自邻国难民的人道主义救援相关费用从每年 7,600 万美元增长到将近每年 2.1 亿美元<sup>47</sup>。很清楚的是，不是所有增加的费用都是由南苏丹当前的局势而造成的，但是保守估计，一半增加的费用是由南苏丹冲突导致的，但这已表明冲突延长，甚至进一步恶化可能带来的潜在费用，且这些费用很有可能大部分都由国际社会来承担。

### 肯尼亚

如第 3.2 部分所观察到的那样，南苏丹对肯尼亚来说有巨大的商业利益。这反映了肯尼亚是南苏丹进口的主要来源国，且肯尼亚企业在南苏丹的相当多的服务领域，尤其是银行、通信和零售等领域均有重大投资。

肯尼亚已经经历了一波难民涌入潮。截止至 2014 年 11 月，估计约有 44,000 名难民涌入肯尼亚，并且预计还会有更多。2015 年因这些难民所产生的财政需求预计超过 9,300 万美元，而这很有可能主要由国际社会承担。<sup>48</sup>

肯尼亚也很可能担忧南苏丹会变成一个失败国家。鉴于索马里的无政府状态对肯尼亚带来的不良影响，区域内出现第二个失败国家很有可能增加肯

尼亚控制叛乱活动的难度和费用。

肯尼亚目前是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军费支出最高的国家之一。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提供的数据表明，自 2011 年后半年起，当肯尼亚增加了驻扎在索马里的军队时，其军用支出实际增长了约 2 亿美元。<sup>49</sup>

目前还不清楚肯尼亚当局将对南苏丹当前局势采取怎样的立场。但是上文提到的商业和安全利益表明，肯尼亚在维护该区域的和平及稳定有浓厚的兴趣。假设情况确实如此，当南苏丹的冲突持续升级时，索马里的相关数据可以作为进行长期干预所需要花销费用的一个考虑指标。我们预计在中度冲突和高度冲突的情况下，肯尼亚将在国防支出上额外花费约 2 亿美元。



2014 年 2 月，武装人员从上尼罗河州马拉卡勒劫持的物资。提姆·弗雷西亚摄。

### 埃塞俄比亚

冲突对埃塞俄比亚财政造成的影响，主要来源于来自南苏丹不断增长的难民流，以及该国参与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UNISFA）维和行动产生的费用。

联合国难民总署报告称，自爆发冲突以来，已有超过 194,000 南苏丹难民涌入埃塞俄比亚。2015 年，埃塞俄比亚应对难民的财政需求估计稍稍低于 3.45 亿美元。这些财政需求将很可能主要由国际社会承担。<sup>50</sup>



2014年2月，“努尔白军”战士站立在琼莱州阿克波地区燃烧的田地中，提姆·弗雷西亚摄。

### 3.4.3 国际社会的费用

目前南苏丹是国际社会人道主义援助的最大接受国之一。全球人道主义援助倡议报告称，在2013年，南苏丹接受了9.03亿美元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成为继叙利亚共和国之后，第二大此类援助的接受国。将近三分之二的南苏丹全国人口被归为需要援助的对象。<sup>51</sup>

2014年年初，联合国宣布南苏丹成为第三级别紧急救援国，即联合国划定的人道主义危机中的最高级别。2014年人道主义需求价值预计约为14亿美元<sup>52</sup>，而现在已达到18亿美元。

2013年12月，联合国安理会批准增加维和部队和警察至12,500人和1,323人（从前分别是7,000人和900人）。自2014年7月至2015年12月期间，给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批准的预算总计为5.8亿美元。<sup>52</sup>

截止至2015年12月的维和预算应该考虑到了冲突在当年仍然持续的可能性。13亿美元的人道主义预算比2013年年底预估的11亿美元相对增加了15%。<sup>54</sup>全球人道主义援助组织指出，预算还有可能进一步增加。<sup>55</sup>

因此，我们根据以下方面来估计人道主义救援和维和方面的支出：

- 在低度冲突的情况下，2015年的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的预算保持不变。2015年的人道主义费用估计略低于15亿美元（比当前的估算高15%），之后恢复至冲突前11亿美元的水平。我们假设维和预算各项的实施与2014年7月至2015年6月期间的一致，而2015年7月至12月这6个月时间则额外增长2.9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冲突带来的额外费用略超过净现值17亿美元。
- 在中度冲突的情况下，我们假设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维持其同意的2015年的人员增加。我们也假设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的年度维和预算增加了

25%，从而得到剩余冲突年间每年预算为7.25亿美元。<sup>56</sup>我们假设人道主义预算随冲突延长每年增加15%。维和开支预计将恢复至冲突前水平，而人道主义开支将恢复至2014年水平（2014年为11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冲突带来的额外费用略超过净现值87亿美元。

- 在高度冲突的情况下，与中度冲突情况下假设的一样，在预算恢复至冲突前水平之前，我们假设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年度维和预算在冲突第4年和第5年进一步增加了25%（达9.06亿美元）。至于人道主义援助，我们假设预算将持续每年增加15%。当冲突结束后，由于延长冲突导致了高昂的人道主义费用（与预估的间接死亡人数保持一致，见第2.1部分的讨论），预算将在3年内维持在这一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冲突带来的额外费用为净现值213亿美元。

国际社会承担的额外费用与预估的宏观经济成本有所相似，即因为累积效应的缘故，且该效应不易消失，费用成本的增长率将不断上升。

以上所述的费用预测，是国际社会在南苏丹问题上的花费。然而，如在第3.4.2部分所详述，难民流会给邻国造成大量急切的人道主义需求，而满足这些需求的财政负担同样主要落在国际社会的肩上。

以冲突至今为止带来约821,000难民涌入邻国为基础，联合国难民总署预计2015年应对难民潮需要花费约为8.1亿美元。以这些数据为基础，我们可以预测在不同冲突情况下的花费。

- 在低度冲突的情况下，一旦冲突结束，难民会逐渐重返家园。我们假设在冲突结束一年内，超过一半的难民人口返回家园，剩下的难民在冲突结束第二年内返回。在这种情况下，预计花费为净现值11.4亿美元。
- 在中度冲突情况下，我们假设区域内的难民人数增加至约160万人。冲突结束后的2年内，难民逐渐返回南苏丹。假设费用支出结构趋于线性，则预计总共花费约为净现值63亿美元。
- 在高度冲突的情况下，总计约200万人迁移到更广的区域。鉴于冲突的规模、饥荒和基础设施建设损毁造成的相关困难，难民在冲突结束后的四年内逐渐返回南苏丹。在这种情况下，预计总共花费略低于净现值110亿美元。

表格 4. 国际社会承担的全部直接费用的构成  
(十亿美元为单位, 以 2014 年的净现值计算)

	低度	中度	高度
南苏丹国内的费用	1.7	8.7	21.3
区域人道主义回应	1.14	6.3	11
<b>总共</b>	<b>2.84</b>	<b>15.0</b>	<b>32.3</b>

来源:前沿经济学

### 3.5 更广义的损失

该报告之前的部分量化了冲突导致的各类损失成本。冲突所造成的影响,有可能远远超过这里分析所呈现的。例如,其中一个主要问题是,冲突加重了南苏丹内部分裂的程度。冲突前,南苏丹国内就存在大量地区间在贫困及其他社会指标上的分化情况。这些分化情况的进一步加剧,很有可能导致局势更加不稳定,从而进一步损害国家长期发展的潜力。

另一个分析中没有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冲突对这个新成立的国家造成的社会影响。南苏丹是在与苏丹进行了近 20 年的艰苦战争后独立的。2013 年 12 月,政治暴力的突发给南苏丹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而最受其影响的就是社会弱势群体:如妇女、儿童、老人和残疾人。这一冲突的特点是社会规范和价值的瓦解,表现之一就是普遍存在的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性暴力和以性别为基础的暴力行径。其他影响还包括传统社会安全网络遭到削弱,人们自尊和自豪感的受到消极影响,几个月前互为邻居的人们之间存在突出的不信任感。这都表明南苏丹需要来自邻国和国际社会的持续支持和援助,以增强人们的社会归属感,使他们重新团结在一起。这一团结必须在个人层面得到实现,同样重要的是,要确保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经历实现持久和平与和谐所必须的社会、心理和经济变革。



2014 年 7 月,联合国使团团结省本提乌地区的平民保护中心,约瑟夫·埃斯提摄。

南苏丹面临成为一个“失败国家”的风险,而这对于南苏丹本身及更广泛的区域都有着重大影响。对于南苏丹而言,这些损失主要表现为失去区域发展的机会。这些丢失的机遇,包括失去加强区域一体化和联系的机会。

鉴于索马里最近的情况,国际社会还可能十分担忧区域内出现第二个失败国家所带来的安全风险。尽管量化失败国家对邻国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十分困难,但是对索马里进行干预产生的相关费用,能给处于相似情形下的南苏丹所可能带来的影响提供一些参考。



## 4. 结论

南苏丹冲突已经给南苏丹、其周边地区以及国际社会造成了重大损失。本研究报告试图评估冲突延长造成的额外损失。

对于南苏丹来说，宏观经济成本是从损失经济增长机会这一角度来衡量的。战争持续时间越长，这一损失就越大，且加速增长。取决于冲突时间的长短，**如果冲突的影响持续五年，损失的增长机会价值约为 18 亿至 77 亿美元之间；如果影响持续 20 年，损失的增长机会价值约为 20 亿至 380 亿美元**（即冲突造成的影响不仅在冲突期间可以观察到，冲突后也可以观察到）。这些预测实质上对冲突造成的影响和冲突前存在的情况进行比较。如果比较冲突造成的影响和预估的南苏丹长期经济增长途径，冲突造成的损失则更为惨重：假设冲突影响持续 20 年，这一损失**约为 1,220 亿至 1,580 亿美元之间（净现值）**。

这些研究发现十分重要，因为它：

- 说明了一场相对较短期的冲突对南苏丹造成的损失已相当巨大，且当冲突时间延长，损失加速上涨，即在 2015 年内结束冲突可获得巨大收益。
- 说明了经济增长机会损失的价值。按照惯例来说，公民组织和政府通过比较与冲突前情况来衡量冲突造成的损失。但是，一个能更准确衡量冲突损失的方法则通过*与在没有冲突情况下，一个国家利用其发展潜力实现的增长进行比较*。

**研究结果还表明，冲突造成的损失很有可能蔓延至整个地区**，且当冲突时间延长，损失增长的速度越快。如果能确保冲突在一年内得以平息，而不是变成一个拖延至 5 年或者更久的内战，该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可以避免 **310 亿至 530 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损失。这些费用还不包括区域内各国用于满足人道主义需求的财政支出（与难民涌入相关）或者用于应对南苏丹冲突所导致的安全问题的财政支出。

研究结果还表明了尽早采取行动给国际社会带来的收益。考虑到开展南苏丹维和行动及人道主义救援的费用，地区国家应对冲突外溢（主要是难民涌入）所需的额外费用，国际社会如能确保冲突在 1 年内解决而不是演变成一个 5 年冲突，则可以节省 300 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估算不包括重建所需的资金（如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可以确信，此处得到的数据低估了冲突对国际社会造成的总损失。



## 5. 建议

以下建议是为了结束南苏丹冲突，以及保护受到冲突影响的平民所需要紧急处理的事项：

### 1 建立一个帮助维护南苏丹和平的国际联系小组

对促成南苏丹和平有重大利益的各方需要进行更有针对性、更频繁的讨论与合作。联系小组可包括伊加特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IGAD）、非洲联盟（AU）、联合国（UN）、“三驾马车”（美国、英国和挪威）、欧盟（EU）、中国及南非。

1.1 非洲各国领导人应该考虑利用 2015 年 1 月举办的非盟峰会这个机会，请求非洲联盟委员会或联合国秘书长成立一个联系小组，以便于促进为保护平民和战争的迅速结束而进行的协调和讨论。

### 2 为结束战争给冲突双方施加巨大压力，确保双方实施于 2014 年 11 月 7 日举办的第 28 届伊加特首脑特别峰会的决议，并制定清晰明确的停战时间表和停火协议的履行标准。

2.1 冲突双方应无条件、彻底且迅速地结束所有敌对行为，并且立即停止招募和动员平民入伍。

2.2 伊加特组织成员需采取一致的集体行动，打击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责任方。

2.3 如果冲突双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且继续升级敌对行为，伊加特组织应该采取必要措施直接对南苏丹进行干预，以保护平民、恢复和平与稳定。

2.4 如果要落实执行伊加特组织的决议，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联合国安理会以及整个国际社会都应该尽一切可能为执行这些决议提供帮助，以保护平民、维护和平。

### 3 坚持采取包容的手段进行和平磋商，以便让所有南苏丹人民都能参与到决定他们国家命运的未来中去。

自冲突早期以来，伊加特组织、非盟和联合国安理会就积极倡导南苏丹各个利益相关者参与到和平谈判中。他们为各个教会、妇女、青年和公民组织代表参与到由伊加特主导的和平进程中提供了便利。在确保这些群体有效参与到和平进程方面仍有改进空间，尤其是鉴于目前南苏丹国内民间社会活动空间日益遭到压缩。

南苏丹冲突在过去的一年里不断升级，为过去这一地区各个族群部落和社区之间的历史冲突和未解恩怨的复发制造了条件。冲突的持续也使得大小的人物建立起各自的武装，与政府军或反对派组成松散的联盟。这些独立或半独立的武装组织没有一个加入伊加特主导的和平谈判。他们很有可能会对政府与反对派签订的停火协议置之不理。

3.1 在非盟和联合国安理会的支持下，伊加特组织应该继续支持南苏丹各教会、妇女、青年和公民社会代表积极地参与到和平进程中，以确保他们的需求与期望得到聆听，他们在国家重建中起到重要作用。

3.2 必须确保活动在南苏丹地区的半独立和独立的武装组织参与到和平进程中来，以确保他们是任何安全协议制定的参与者，而不是破坏者。

### 4 确保战后问责机制、和解和愈合过程在南苏丹开展落实

南苏丹的免罪传统助长了暴行。如果要停止暴力循环，这一传统必须得到处理。冲突双方都没有履行保护平民的责任。遍布国内的武装组织的众多行径严重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和人权法，这有可能构成了战争罪和反人类罪。无论隶属的派别或职位，犯下这些罪行的人员应对其行为负责。

问责犯罪者只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为了应对战争中出现或者因战争而恶化的族群或在其他议题上的分裂，必须在南苏丹落实愈合和全国和解进程。如果南苏丹要开展符合其人民观念和期望的转型正义进程，相关讨论现在就应该开始。

4.1 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支持下，伊加特组织和非盟应该协助南苏丹政府，促进战后问责机制、和解与愈合进程的落实。

4.1.1 任何和平协议都不应该大赦犯下严重罪行

的人，而应要求南苏丹在过渡期间公开致力于公正、可靠的犯罪调查，并起诉在当下冲突犯下重罪的人。南苏丹政府应该请求联合国和非盟的帮助，建立一个混合式机制对当下冲突中的重大犯罪分子进行审判。这一复合机制配备的工作人员可由南苏丹人和国外法律专业人士组成。国际专家的参与能帮助确保审判达到国际标准，而国内人士的参与则促进了这一过程的当地所有权，并有利于南苏丹国内法律体系从国际上的经验与技能中得到借鉴。

4.1.2 任何和平协议都应该要求南苏丹在过渡期间建立一个促进真相诉说、调解与愈合的全国性机构。应该由南苏丹人民自己觉得是否需要建立和解委员会、真相委员会或者集两者功能一身的机构。任何一个这样建立起来的机构需要有草根民众的参与，符合当地文化并由社区拥有和主导，以便于它能适用于南苏丹的具体情况。

4.2 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应该尽早公布非盟委员会针对南苏丹进行的调查报告，以尽快落实报告中就战后问责、和解和愈合问题上提出的建议。这一报告也应该用作实施针对性个人制裁的基础，例如在 2014 年 11 月 7 日伊加特组织决议中列出的个人财产冻结和旅行禁令。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也应该采取跟进措施，确保其提出的建议能够尽早履行。

## 5 避免饥荒并满足所有平民的人道主义需求

2014 年，人道主义救援组织和国际社会为南苏丹提供的食物和其他援助帮助其避免了饥荒的发生。到了 2015 年 3 月左右，南苏丹一些地区仍有很高的饥荒风险。据联合国称，南苏丹已经陷入了严重的营养不良危机。预计在 2015 年 1 月至 3 月期间，640 万人将面临食物短缺的危机。若想在 2015 年度过这一危机，需要 18.1 亿美元的资金。<sup>57</sup>

避免饥荒的最好办法就是结束冲突，为所有的平民提供开放无阻碍的人道主义救援通道。只有这样，大约 200 万的难民和流离失所的百姓才有能力和信心返回他们的家园，重新劳作种植，重建生计。

尽管拯救生命必须是首要任务，但是还有很多其他人道主义需求需要得到迫切的关注。女性、儿童和老人是最弱势的群体之一，他们需要特殊的照顾和支持。现在就采取行动将会给性别暴力的受害者和被强征入伍的幸存者带来更多的好处。国际捐

助者的继续慷慨解囊对帮助这些群体至关重要。

就算战争明天就停止，已经产生的人道主义影响将一直持续至 2015 年以后。

5.1 南苏丹政府应该履行其保护平民的责任，并号召国际捐助者加大援助支持力度。

5.2 鉴于需求的规模和紧急程度，南苏丹、各援助政府以及人道主义机构应该付出双倍努力，增加人道主义援助。更多非传统或者非西方的捐助者需要贡献他们的一份力量。在财年第一季度获得的援助更具有成本效益，因为可以在雨季来临前就做好援助的分配工作，而雨季会增加运输成本，并且使许多社区难以到达。

5.3 冲突双方必须保护平民安全，并确保人道主义通道完全无阻碍开放。冲突双方还应尊重人道主义组织的中立性，保护人道主义工作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5.4 难民接收国（主要为肯尼亚、乌干达、埃塞俄比亚和苏丹）需要继续接纳从边界逃离的南苏丹难民。国际捐助社会必须为满足这些难民的需求提供协助。

5.5 国际捐助者应该资助专门的项目，以防止基于性别的暴力（Gender-based Violence）和确保儿童受保护，提供有质量的生殖健康护理、社会心理支持以及追踪离散家庭的帮助。

5.6 国际社会应该支持联合国在南苏丹（UNMISS）和阿卜耶伊（UNISFA）的维和任务，使其能够重新调整重点、结构和相关人员，以便将平民保护和人权报告方面的工作置于优先位置。另外，联合国南苏丹特派部队应该：

5.6.1 与当地社区就如何最好地改善安全环境进行咨询沟通，加强自身能力以提高基地以外区域的安全。

5.6.2 继续在基地接收迁移的平民，直到他们自己认为可以安全地离开。任何基地间的平民重新安置都必须是自愿的，尊重平民的知情权和尊严。

5.6.3 定期记录、调查和公开报告关于冲突双方任何违反人权和人道主义法的行为，以防

止信息不丢失、确保惩处相关违法行径。

## 中期的建议：

### 6 需增加南苏丹政府在石油和矿产资源管理及所有财政支出方面的透明度和问责性，以重建其合法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南苏丹的报告总结认为，南苏丹急需将重点放在国家建设、重建国家稳定以及政府合法性的措施上来。<sup>58</sup> 鉴于石油占南苏丹经济收益的绝大部分，报告给南苏丹的建议主要集中在石油收益管理上也并不让人惊讶。

南苏丹政府已经向在其境内经营的石油公司借贷了大量的资金，并用未来的石油收益进行抵押。这些贷款协议的条款并没有被公布，关于政府如何为当前战争融资的公开信息也很少。在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排名中，南苏丹目前在 175 个国家中排名第 171，表明政府应该“从人民的利益出发，采取彻底的反腐措施”。<sup>59</sup>

6.1 为了南苏丹的经济发展，人民脱离贫困，通过与国际社会的合作，南苏丹政府应该：

6.1.1 应加紧增强其在矿产资源管理及政府开支的透明度和问责性。这包括广泛公布与石油产业相关的具体数字和财政财务数据。

6.1.2 相关部门颁布《石油收益管理法》。

### 7 一旦恢复了和平，南苏丹在制定和开展专项的复原和发展项目上需要支持

南苏丹冲突在其历经数十年战争后，经济刚刚恢复之际就又爆发冲突。战争扰乱了已经十分薄弱的服务体系，尤其在受到冲突影响最严重的三个州。在琼莱、团结和上尼罗河这三个州，冲突对教育、饮用水和卫生医疗服务的提供都造成了重大影响。同时，分配给国家相对稳定州区的资金和资源都被转移，并对这些地区至今取得一些发展带来倒退的威胁。

7.1 所有的复原和发展项目都应该以南苏丹人民的需要和优先需求为主导。

7.2 全国团结政府需要利用国际社会给与的财政和技术支持，为建设一个稳定、民主和繁荣的新南苏丹奠定基础。



2014年10月，联合国维和部队帮助人们从遭到水淹的平民保护中心转移到新的中心。联合国南苏丹使团博尔基地。联合国图片/艾萨克·吉迪恩摄。

7.3 维护和平的关键在于更公平地分配可利用的公共资源。当前的分配模式倾向于城市里上层社会群体，而不顾绝大多数穷困潦倒的农村地区人口。解决这一长期存在的分配不公问题，需要政治上的承诺和决心，以将国家的繁荣和未来置于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之上。

7.4 应该优先考虑进行战略性投资，从而恢复战争中失去的生计，促进经济增长，这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学技术和社会服务。促进私人行业发展也应得到优先考虑。

7.5 鉴于战争对妇女的巨大影响，所有的恢复性发展措施都应对性别议题有敏感认识。考虑到女性在维持人口上起到的作用，以及她们极大地参与了支撑大多数人口生计的非正式经济这一事实，与妇女的磋商至关重要。

7.6 有效地管理安全部门改革和解除武装、复员、重返社会的项目有助于减少危害和平的诱因。从前的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项目在说服冲突双方上缴武器、吸引参战士兵重返平民生活方面，没有提供正确的解决办法。

7.7 年轻人从事生产活动，对于维护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高失业率、缺少接受高质量教育的机会以及普遍贫困，导致很多南苏丹青年诉诸暴力以维持生活。任何重建的努力都必须在年轻人身上进行投资，包括增加获得奖学金的途径、增加就业机会和财政转移支付。



### 参考书目

- 非洲发展银行（2012），《临时国家策略文件》，2012-2014。
- 非洲发展银行（2013），《南苏丹：竞争力和与邻国间跨境贸易的研究》。
- 切基·弗朗西斯科和科特兰德·罗宾逊（2013），《索马里南部和中部人口的死亡统计》。
- 保罗·科利尔（1999），《内战的经济后果》，牛津经济论文，第51卷，168-183页。
- 保罗·科利尔和安科·霍夫勒（2004），“冲突” B.隆堡（编），《全球危机、全球解决方案》，2004年，剑桥大学出版社。
- 保罗·科利尔和安科·霍夫勒（2004），“冲突后国家的援助、政策和增长”，《欧洲经济评论》，埃尔斯韦尔，第48卷（5），1125-1145页。
- 保罗·科立尔和安科·霍夫勒（2004），“冲突后国防支出”，《非洲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论文》，WPS 2004-13。
- 保罗·科立尔和S.奥康奈尔（2007）“机会和选择”，本诺·杜路、史蒂芬·奥康奈尔、罗伯特·贝茨、保罗·科利尔、查理·瑟卢多编，《非洲经济增长中的政治经济学（1960-2000）》第一版，剑桥大学出版社。
- 福塑（2013），“非洲经济增长——生产力、政策综合症，以及制度的重要性”，《联合国大学经济发展研究所工作论文》2013/005（UNU WIDER）。
- 前沿经济学（2010），《未来苏丹冲突的损失》
- 国际人道主义援助（2014），《南苏丹——捐助者对危机的回应》。
- 南苏丹共和国政府（2014），《预算年册》。
- 南苏丹共和国政府（2014），《预算演讲》2014/15》。
- 乌干达政府（2014），《预算背景报告》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 国际预警（2014），《与邻国的贸易：理解乌干达和南苏丹工商群体的贸易联系》，国际预警与乌干达国家工商协会共同出版。
- 国际危机组织（2014），《南苏丹：内战的别称》。
- 拉西纳·贝瑟尼和尼尔斯·皮特·格兰第奇（2005），“监控全球战争趋势：关于战争死亡人数的新数据库”，《欧洲人口期刊》，第21卷，145-166页。
- 乌干达共和国财政、规划和经济发展部长（2014），《国家预算框架文件》，2014/2015财政年至2018/2019财政年。
- 恩古吉（2010），《评估性别对南苏丹和乌干达跨境贸易的影响》。
- 帕替洛·凯瑟琳、海伦娜·皮尔森和卢卡·安东尼尔·里奇（2011），“外债及其增长”，《经济和制度评论》第2卷，第三号。
-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2014），《非洲饥荒造成的经济损失》。
-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和非洲联盟（2012），《非洲饥荒造成的经济损失：儿童营养不良造成的社会经济影响》。
- 联合国难民总署（2014），《南苏丹难民区域应对计划》。
- 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2014），《南苏丹冲突：人权报告》。
- 世界银行（2013），《南苏丹共和国临时策略记录》。



尾注

- 1 这些数据是通过比较南苏丹在冲突期间与在没有冲突的情况下预计经济增长途径而得出的损失的 GDP 价值。数据以 2014 年美元为单位。
- 2 所有数据以 2014 年美元为单位。
- 3 以冲突在 2013 年 12 月开始为基础。
- 4 乌干达人民国防军 (UPDF) 直接参与到南苏丹冲突中。自 2014 年 1 月起, UPDF 公开宣称军队进入南苏丹是受到后者总统的邀请, 对南苏丹进行立即的军事干预, 恢复国家稳定。详见《苏丹论坛报》, 2014 年 1 月 11 日, 参考 <http://www.sudantribune.com/spip.php?article49929>
- 5 国际社会的损失以应对南苏丹人道主义与维和需求的财政投入, 以及区域冲突的外溢效应 (主要是难民涌入) 为基础进行评估。
- 6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 《2015 年南苏丹人道主义回应计划》, 2014 年 12 月 1 日, 参考 <http://reliefweb.int/report/south0sudan/south-sudan-humanitarian-response-plan-2015>
- 7 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 (2014), 《南苏丹冲突: 人权报告》, 2014 年 5 月, 参考 <http://www.unmiss.unmissions.org/Portals/unmiss/Human%20Rights%20Reports/UNMISS%20Conflict%20in%20South%20Sudan%20-%20A%20Human%20Rights%20Report.pdf>
- 8 国际危机组织 (2014), 《南苏丹: 内战的别称》。
- 9 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 (2014), 《南苏丹冲突: 人权报告》, 2014 年 5 月。
- 10 “五万人, 且没有统计: 南苏丹战争死亡人数统计”, 法新社, 2014 年 11 月 15 日, 参考 <http://reliefweb.int/report/south-sudan/50000-and-not-counting-south-sudans-war-dead>
- 11 “五万人, 且没有统计: 南苏丹战争死亡人数统计”, 法新社, 2014 年 11 月 15 日, 参考 <http://reliefweb.int/report/south-sudan/50000-and-not-counting-south-sudans-war-dead>
- 12 世界货币基金组织 (2014), 《国际经济展望数据库》, 参考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4/02/weodata/index.aspx>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即为排除通胀影响的国内生产总值 (在任意一年内生产的商品和服务价值)。
- 13 乌干达政府 (2014), 《预算背景》, 第 11-13 页。
- 14 在这一研究范围内, 我们重点研究以下几个南苏丹邻国: 苏丹、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乌干达和坦桑尼亚。
- 15 贝瑟尼·拉西纳和尼尔斯·皮特·格兰第奇 (2005), “监控全球战争趋势: 新战争死亡人数数据库”, 《欧洲人口期刊》, 第 21 卷, 第 159 页。
- 16 我们选择较低的界限, 因为这与短期冲突的报告结果一直, 数据相对比较准确。
- 17 切基·弗朗西斯科和科特兰德·罗宾逊 (2013), 《索马里南部和中部人口的死亡统计》, 第 8 页。
- 18 前沿经济学 (2010), 《未来苏丹冲突的损失》。
- 19 这一分类参考了, 保罗·科利尔 (1999), “内战的经济损失”, 《牛津经济论文》。第 51 卷, 第 168-183 页。
- 20 保罗·科利尔和安科·霍夫勒 (2004), “冲突”, B. 隆堡编, 《全球危机、全球解决方案》, 2004 年, 剑桥大学出版社。
- 21 非洲发展银行 (2012), 《临时国家策略文件》, 2012-2014, 第 3 页; 世界银行 (2013), 《南苏丹共和国临时策略记录》, 第 6 页。
- 22 南苏丹共和国政府 (2014), 《预算年册》, 第 7 页。
- 23 显然, 结果对涉及石油生产量和价格的各种假设十分敏感。观察这些变量对 GDP 变化带来的影响, 需要一个能测量 GDP 变化与石油产量价值之间关系更精细的模型。因数据和时间的限制, 本报告无法建立这样一个模型。
- 24 参照南苏丹政府 2005 - 2014 预算表, <http://www.grss-mof.org/docs/historical-budget-tables-2005-2014/>
- 25 帕替洛·凯瑟琳、海伦娜·皮尔森和卢卡·安东尼尔·里奇 (2011), “外债及其增长”, 《经济和制度评论》第 2 卷, 第三号。
- 26 比如: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 (2014), 《非洲饥荒造成的经济损失》。
- 27 尤其参照福塑 (2013), “非洲经济增长——生产力, 政策综合症, 以及制度的重要性”, 《联合国大学经济发展研究所工作论文》2013/005 (UNU WIDER)。
- 28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 (2014), 前引, 第 5 页。
- 29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和非洲联盟 (2012), 《非洲饥荒造成的经济损失: 儿童营养不良造成的社会经济影响》。
- 30 保罗·科利尔和安科·霍夫勒, 2004 年, “冲突后国家的援助、政策和增长”, 《欧洲经济评论》, 埃尔斯韦尔, 第 48 卷 (5) 第 1125 至 1145 页。
- 31 乌干达政府 (2014), 《预算背景》, 第 11-13 页。
- 32 这里指的是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苏丹和乌干达。
- 33 非洲发展银行 (2013), 《南苏丹: 竞争力和与邻国间跨境贸易的研究》。
- 34 非洲发展银行 (2013), 《南苏丹: 竞争力和与邻国间跨境贸易的研究》。
- 35 国际预警 (2014), 《与邻国的贸易: 理解乌干达和南苏丹工商群体的贸易联系》, 国际预警与乌干达国家工商协会共同出版。
- 36 非洲发展银行 (2013), 《南苏丹: 竞争力和与邻国间跨境贸易的研究》。
- 37 恩古吉 (2010), 《评估性别对南苏丹和乌干达跨境贸易的影响》。

## 南苏丹：战争的代价

- 38 保罗·科立尔和 S.奥康奈尔 (2007) “机会和选择”，本诺·杜路、史蒂芬·奥康奈尔、罗伯特·贝茨、保罗·科利尔、查理·瑟卢多编，《非洲经济增长中的政治经济学（1960-2000）》第一版，剑桥大学出版社。
- 39 保罗·科立尔和安科·霍夫勒 (2004)， “冲突后国防支出”，《非洲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论文》，WPS 2004-13，第 2 页。
- 40 参照亚的斯亚贝巴普及教育宣言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0018/001871/187149E.pdf>
- 41 南苏丹共和国政府 (2014)， 《预算报告演讲 2014/2015》，第 18 段。
- 42 南苏丹共和国政府 (2014)， 《预算报告演讲 2014/2015》，第 45 段。
- 43 “战争的代价：乌干达借钱在南苏丹驻军”，《东非者》，2014 年 6 月 7 日，参考：  
<http://www.theeastafrican.co.ke/news/-Uganda-borrows--to-fund-its-military-in-South-Sudan-/-/2558/2340360/-/9vqonx/-/index.html>
- 44 乌干达政府 (2014)， 《预算背景报告》，第 62 页。
- 45 “乌干达向南苏丹提供武器”，《华尔街日报》，2014 年 10 月 16 日，参考：  
<http://www.wsj.com/articles/uganda-to-supply-south-sudan-weapons-1413475592>
- 46 乌干达共和国财政、规划和经济发展部长 (2014)， 《国家预算框架文件》，2014/2015 财政年至 2018/2019 财政年，第 364 和 412 页。
- 47 <http://www.unhcr.org/pages/49e483c06.html>
- 48 联合国难民总署 (2014)， 《南苏丹区域难民应对计划》，第 40 页。
- 49 通过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库获得  
[http://www.sipri.org/research/armaments/milex/milex\\_database](http://www.sipri.org/research/armaments/milex/milex_database)
- 50 联合国难民总署 (2014)， 《南苏丹区域难民应对计划》，第 28 页。
- 51 <http://www.globalhumanitarianassistance.org/countryprofile/south-sudan#tab-home>
- 52 <http://www.globalhumanitarianassistance.org/comparing-funding-2014-humanitarian-crisis-5005.html>
- 53 <http://www.un.org/en/peacekeeping/missions/unmiss/facts.html>
- 54 历史上，实际拨付远远低于预算费用。我们使用预算数，而不是实际拨付数，来代表维和和人道主义援助费用。
- 55 全球人道主义援助 (2014)， 《南苏丹——捐助者对危机的回应》。
- 56 我们将 2015 年 7 月到 12 月的 5 亿 8 千万美元预算按比例分配至每个月，由此得出的年度数据再乘以 25%。
- 57 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办公室， 《2015 年南苏丹人道反应计划》，2014 年 12 月 1 日，  
<http://reliefweb.int/report/south-sudan/south-sudan-humanitarian-response-plan-2015>
- 58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4)， 《南苏丹共和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各国情况报告 14/345》，第 14 页。
- 59 透明国际，“全球腐败指数 2014”，2014 年 12 月，  
<http://www.transparency.org/whatwedo/publication/cpi2014>

2015年1月出版

**封面照：**孩子们在坦克上玩耍，上尼罗河州  
纳西尔，提姆·弗雷西亚摄于2014年2月

[www.timfreccia.com](http://www.timfreccia.com)

**设计：**马莲·汉普 [www.daretoknow.co.uk](http://www.daretoknow.co.uk)

如需要进一步详细情况，请联系：

**戴维斯·马科日（内罗毕）：**

**电邮：** [davis.makori@crisisaction.org](mailto:davis.makori@crisisaction.org)

**电话：** +254 707 132 259



